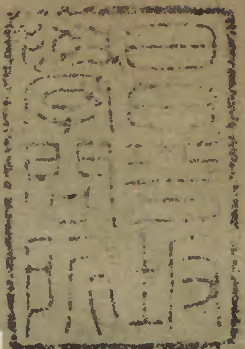


史記鈔

六十一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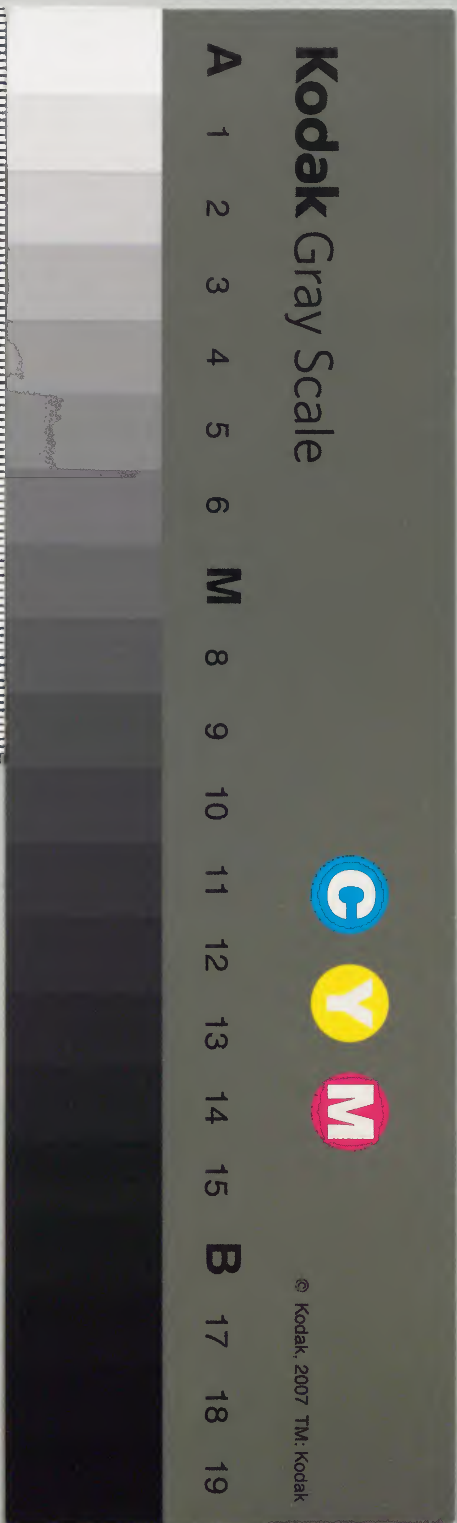
十八



			漢書門
二	三	三	
一	三	八	
四	六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內			
五	二	漢	
函	三	書	
九	四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8
冊數	24 ( 18 )
函號	290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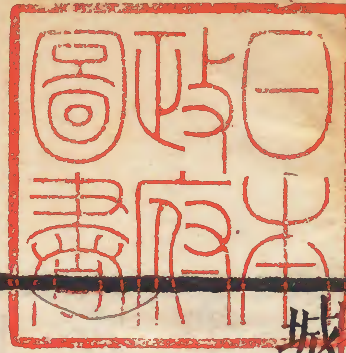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六十一

淺草文庫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

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氏兄弟相賊殺而頭緒如絲之棼也然詳次如指畫子嘗愛韓昌黎畫記人馬什器多而文畧相似

文一申似世家  
體應德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



頭緒極多而叙得有條理轉換無痕勢更暢  
文繁

諸田多故而太史公詳次如畫

田氏兄弟情事凡十五轉 應德

史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僖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僖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僖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僖於臨濟下。僖弟田榮收僖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僖歿。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

田榮于假同宗也向至若此

螻一名虺螿人手足則割其肉不然則致矣。

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畱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僖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趙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竊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螿手則斬手。螿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趙。趙非直手足戚

不丁語

二轉

從話頭

三轉



齧側齒也

次諸田之所以  
王與田榮之所  
以獨不得王而  
以反楚卒也之  
故如指諸掌  
九寧

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齧齧用事者  
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  
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  
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  
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  
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其救趙。因入關。故立  
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  
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  
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

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  
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  
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  
亾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亾  
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  
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  
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  
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



十轉

人相聚叛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十二轉率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

太史公亦有滌  
草欠工處

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

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

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

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

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

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

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

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



死傳

地名

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

二人者義士也。惜乎名不傳太史公之輕節義類如此。文恪

後世固無此段。奇有此段。奇亦無此段。語有此段。語亦無此段。叙。文潔

壯哉千載如新。文潔

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匹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

列傳

卷六十一

田儋

五



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到。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歿。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史不為通立傳  
乃論著於此  
兩付

大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亾此

安期生仙去矣  
而蒯通終不可  
識

重用此兩人似  
在有意無意之  
間文索

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  
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  
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  
亾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歿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儻始王及橫與客俱歿六奇大奇遷悲之而  
歸過於通有以也其次更王凡十數轉如指



史記鈔卷之六十二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太史公詳次樊鄴滕灌戰功大畧與曹參周勃等相似然並從未嘗專將也其間書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卻敵曰陷陣曰最曰疾戰曰斬首曰虜曰得歲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此以各書其戰陣之績有不可紊亂所校也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

一傳四人各自有筆法而定格成一片文格



傳內凡言從者  
從沛公行軍也  
別者分軍事攻  
也 應德

兩常從亦見當  
時獨親厚喻不  
特戰時為然  
會孟

漢書上聞爵  
註曰徑自上  
聞

傳內序軍功各  
以從字冠首并  
附因功加爵益  
祿不編年月又  
是一體格

列傳

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却敵斬首  
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  
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  
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  
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  
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黃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  
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  
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

以前紀會戰陣  
之功甚畧及次  
會救鴻門之急  
獨詳如畫

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轅轅絕河  
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齧於  
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  
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  
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  
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  
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  
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  
肩蔽之時提駭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

列傳

卷六十一

樊鄴滕灌

二



一事重見語比  
項羽本紀較簡  
而點綴噲處手  
神固溢如蓋此  
傳在噲見剛潤  
法然以全史論  
之彼既詳此只  
著一二語亦得  
文繁

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  
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  
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  
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  
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  
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  
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  
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  
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

須如此洗卷

收一句于此何  
等精神用簡

從是在帝後別  
擊是自行川脩  
真西山摘錄漢  
王賜噲起至三  
百石十一人止

最功第一也

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請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  
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  
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  
南破之從攻雍豳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  
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  
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郤敵遷為將軍攻趙  
黃下鄆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  
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



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歿，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

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棊毋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卜，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蘄南，定燕地，允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



先只叙戰而別  
事繁之後不以  
年月次也則文  
體整潔 應德

闔宮中小門  
流涕救語粗粗  
鹵鹵有布衣之  
憂有骨肉之悲  
不獨似噲口吻  
且是子長筆力

至一絕字可諱  
可悟趙高一句  
更嗚咽而長  
用脩

亦為臨光侯句  
華端敬舞 用脩

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

亦為臨光侯句  
華端敬舞 用脩



死傳

言不能行人道

篇中以字乃一節冠冕

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婁屬因誅仇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

此傳却與前傳體格又別各以字起頭懸官名于上附戰功于下節相承亦不用編年

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音于用類軍音商栒邑蘇駟軍於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歿漢王為帝其秋燕

列傳

卷六十二

樊鄴滕灌

六



列傳

王臧茶反商以將軍從擊茶戰龍脫地名先登陷陣破  
茶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  
符世世勿絕食邑五千戶號曰丞侯以右丞相  
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  
別與絳侯等定代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周  
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  
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  
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

不能治官事

國為重則朋友為輕是故寄不結深產北軍不可入也酈生之節當以賣交為盛賣而取敗猶將獲之况一舉以定漢社稷哉  
國賢

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  
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  
帝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帝崩  
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  
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  
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  
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  
况賣交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  
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樂布自平齊來乃

列傳

卷六十二

樊鄴滕灌

七



景帝王皇后  
母滅兒也

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  
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  
南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  
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  
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此傳大略與樊  
哈諸傳相似而  
清神模寫或不  
及故真西山繼  
而不錄

人告高祖傷  
人高祖自告  
不傷証之果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同御每送使客還  
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  
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

不傷翻坐嬰  
罪繫獄且受  
掠也

此傳亦用以字  
冠一節事與酈  
商傳法同應德

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  
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  
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  
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  
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  
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  
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  
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



嬰為太僕始終  
故傳中每既稱  
奉卓亦每云兵  
車趨攻疾戰本  
職事而言也

南陽人謂抱  
小兒為擁樹  
面者大人以  
面首向之也

觀嬰初證高帝  
不傷已及不齊  
孝惠魯元并入  
宮廢少帝立代  
王諸事蓋信蒙  
人也高帝引以  
為太僕示親信  
有見乎應德

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趨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今也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蒞陽。以兵車趨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

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縣名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崩。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甯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



此第者近北  
關之第嬰最  
第一也

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  
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  
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  
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  
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  
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  
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  
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  
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

此傳亦有從字  
法亦有以字法  
又六增受詔字  
又用嬰名冠于  
其首

精神獨在敘疾  
力字用修

卒子某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  
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  
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  
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  
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  
力賜爵執帛號軍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  
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齋陽城東遂定  
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

力字

卷六十二

樊鄴滕灌

十



死傳

珪號弔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弔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

此時嬰為大將  
故後戰功皆稱  
所將卒亦一體  
格也 應德

嬰為騎將長于  
騎事所將卒亦  
習騎故每以虜  
騎將成功此太  
史公叙事針線  
處 季默

二人名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

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

失。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

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

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

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

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

栢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

列傳

卷六十二

樊鄴滕灌

十一



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

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果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鄉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鄉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鄴。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願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



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趙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

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同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灌嬰始終以騎將滕公始終以太僕此高帝知人善任使處允寧



嬰屯滎陽齊止  
而不前蓋嬰  
要史筆有淺淡  
處絳侯得誅諸  
呂于內而齊羅

歸者嬰之力也  
蓋勇健而有定  
識云

定嬰之功不在  
絳侯陳平之下  
此傳有焉用脩

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  
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  
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  
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  
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  
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  
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  
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

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  
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  
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  
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  
官。是歲，匈奴大人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  
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  
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  
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  
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



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鈔附卷之六十二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周出木彊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太史公于孝武時丞相自平津武安以下不多見。大畧以草景帝紀幾爲武帝所誅。以故避忌不獨紀武帝多諱。而於公卿間亦異偏矣。

言其質直  
彊如木石焉



史記抄卷之六十三  
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陸賈者南越人也。南越王趙佗使賈往說之。賈曰：「天下皆已歸漢，唯南越獨叛。今交手是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也。天下皆已歸漢，唯南越獨叛。今交手是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也。」

史記鈔卷之六十三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此傳畫出酈生狂態文恪

寫酈生本自有生色應德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齧。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



寫出軒昂落落  
疎鹵之態君謹

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  
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  
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  
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  
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  
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  
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  
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

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  
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  
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  
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  
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  
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  
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



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者。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者。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

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



一句道破後却  
語解又潔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  
河濟南近趙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  
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  
東藩上曰善確北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  
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  
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  
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  
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  
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  
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  
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並也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  
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  
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  
賞天下叛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



文法若與前發  
端四語相應  
文緊

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亾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

酈生於此時只  
合以義止韓信  
六

今以封功臣思  
食其故而先引  
商功起之有情  
季默

此傳有寫生意  
態應德

以爲酈生賣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歿。國除也。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



使諸侯必有可觀奈何無述

天崇

賈也他說士最情實溫厚會孟

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音和計懸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

尉他與陸生較量本沒緊要特澹宕耳

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

川傳

卷六十三

鄼生陸賈

六



言其寶物實  
輕而價重可  
入橐籥行故  
曰橐中裝他  
送他物稱是

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  
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  
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  
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  
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  
數月。曰。橐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  
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

非廉造父有  
功周繆王封  
之趙由此一  
姓趙氏

大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  
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  
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  
亾。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  
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麤述存亾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陸生恣意放遊  
為終老計示諸  
呂以不足忌  
此等事在他人  
若不必書然首  
尾不滿百字而  
陸生智謀口語  
情性日用人情  
世態如見其家  
庭問其委曲  
用脩

不鮮言必鮮  
莫莫令見不  
鮮之物思患  
也言汝諸子  
無久厭患公  
也

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大后用事欲王  
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  
家居以好時田雍州縣名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  
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  
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  
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我人馬酒食  
極欲十日而更所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  
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有脫文數見不鮮無久恩  
公為也呂大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  
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  
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  
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  
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  
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一作豫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  
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

生一言而定社  
稷兩仲

列傳

卷六十三

卿生陸賈

八



言狼籍甚盛

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  
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  
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  
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  
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  
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

朱建性本義而  
廉特為辟陽侯  
畫策一節可恨

辜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  
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  
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為人辯  
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  
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  
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  
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  
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



朱建何不引物  
誑卻辟陽侯之  
稅金豈其為母  
歟無以葬而遂  
屈耶文昭

平勃等誅諸呂  
而辟陽侯獨得  
脫何也豈建後  
平勃開說曰呂  
后且崩而今且  
按法訟誅之是  
所以汚蠟官闕  
故中止耶不然  
迎代王時辟陽  
侯抑嘗與謀故  
耶

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  
故今其母歿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歿矣辟陽侯  
乃奉百金往稅列侯稅同賢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  
百金辟陽侯幸出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  
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  
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  
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  
惠幸臣閑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  
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

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  
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  
兩主共幸君君賢富益倍矣於是閑籍孺大恐從  
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  
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  
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  
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  
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  
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



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

一名高山冠  
齊王所服以  
賜謁者

較前叙踪跡更  
狂 文潔

篇中十五天下  
字十三足下字  
四先生字十一  
陳留字十四沛  
公字若故重之  
以見奇者至他  
語亦多重固自  
一態勢 文潔

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



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忘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

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叛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



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鈔卷之六十四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傳斬以下俱裨將，凡次戰功必係以從字為案。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杜里擊趙黃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其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

褚先生筆亦自好  
此叙戰功處與  
曹相國世家并  
樊鄴滕灌列傳  
同一凡例 用脩



看太史傳傳斬  
諸將可見高帝  
賞功臣最急  
允寧

疾從擊項冠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  
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  
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  
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五歲  
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  
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代丞相將  
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  
卒子某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  
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音合斬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  
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  
北斬車司馬一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  
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  
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  
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  
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  
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



來傳

詭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音肥釋黃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

魯下。畧地東至繒郟下邳。南至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侁。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侁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

川傳

卷六十四

傳靳蒯成

三



列傳

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祖五年。歛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音詳

此傳雖簡短至叙無離上心與涕泣而行處忠愛藹然

蒯成侯緜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襲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緜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緜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

語近婦人 名寧

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緜以壽終。謚為貞侯。子昂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緜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以傷心語著愛不得不混糺之 會五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緜。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

梅聖湜傷心之事非勇士義者之符亦近婦人情矣

列傳

卷六十四

傳蒯成

四



謂篤厚君子矣。

史記鈔卷之六十五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直從此叙起  
應德

此等傳似不為  
本人但為漢叙  
事耳應德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  
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  
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  
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  
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  
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



敬傳只叙四事  
皆古今大事也  
應德

言馬箠示約

輓轡子有許大  
見識應德

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竝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



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

書即日見高帝  
從諫如轉圜  
用均

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

確論

音稜瘦



死傳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

說士大開海口  
要人兒女亦任  
渠將去 應繼

被中行說觀破  
應德

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賚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

敬既知冒頓殺  
父妻群母不可  
以仁義說而曰  
不敢與大父抗  
謬矣 師望

敬創此說其卑  
中國而為後世  
禍不淺 丙仲

列傳

卷六十五

劉敬

四



備胡都關中兩  
事結案在此  
應德

昔言百萬可具  
今言八民少何  
前後之相悖也  
但徙六國後裔  
實關中亦一策  
耳克之

小論中希世而  
字一篇精神所  
注處

滑稽荒謔之口  
施于昏秦無足  
怪者克之

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  
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  
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  
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  
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  
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  
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

不載敬所徙

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  
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詔博士諸儒生問曰。  
趙成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  
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大無赦。願陛下急發兵  
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  
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  
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  
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

通辭也

列傳

卷六十五

叔孫通

五



專模寫叔孫希世免禍與時變化處數字轉折間梗概可見  
有此一着叔孫非苛諛者

變服取寵其人見矣 克之

弟子以不得進竊罵至後得官則稱為聖人先言此後言彼文有貫串 克寧

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去之。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

希世得所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

希世

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

希世

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

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

猾。何也。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

希世拔取也

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擐旗之士。諸生且

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

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



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  
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  
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  
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  
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賢。今天

以兩生不屑者  
模寫希世處

淋漓可喜 文緊

引繩為綿立  
表為蕞標準  
也

此與美人習兵  
無異 會孟

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  
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  
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  
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  
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  
為此。迺令羣臣習。隸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  
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  
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



此儀直行至今  
日大略皆秦故  
也而三代以前  
上下同體處消  
敬矣此可見為  
國以禮直自有  
本

作酒令法也

陳次歷、雖未  
嘗至漢廷亦可  
以想見漢儀矣  
用均

及傳

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  
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  
今謂之鴻臚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  
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  
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  
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  
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  
敢誼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  
之賢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

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  
賜諸生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  
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  
一篇結案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  
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  
漢薄味也

此數語亦足蓋  
前愆矣

列傳

卷六十五

叔孫通

八



戲却是高帝本  
情衆人莫能識

文繁

叔孫雖希世取  
容然覽諫易太  
子救語凜然  
有正氣

及傳

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  
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  
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  
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  
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  
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  
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  
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

通以前希世未  
怪獨此為惠帝  
文過深可恨也  
克之

叔孫獻策以飾  
出遊何執允寧

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  
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  
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  
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  
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  
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  
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  
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

興亦不載  
通所終

列傳

卷六十五

叔孫通

九



大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史記鈔卷之六十六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歿。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為項羽將必多戰功去  
史公因傳其任俠故略之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一篇全是俠氣  
季文勢語意莫  
不然為其人傳  
便作其人形狀  
最是史公妙處  
文潔



死傳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有生色廼買而置之田極工入神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

按兩心知字一意

太史公識高華力亦高在此等處文格

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一〇提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

川傳

卷六十六

季布樂布

二



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有生色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丘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李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酒也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李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

千古之言

漢書作趙談史公以其父名談故改之

季布爲曹丘所收只是一好舉鬪着了手

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餘波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賢人趙周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



死傳

漢時此輩為世所重

叙布及其弟復及其母弟意味巧合三復之有餘情有涼思

附丁公只為高帝不殺季布止帶出未季布之忠雖有悲而必用丁公之不忠雖有德而必斬書附于此見高帝善用賞罰也

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益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歿。嘗殺人。亾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

薛人名固

舉客形主

又餘波為布着色

與數窟漢相應

典見拜謝為即中廢相應

有風神

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狗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

川傳

卷六十六

季布樂布

四



死傳

往時彭越有贖  
布之德至是布  
祠而哭之趣湯  
如歸士為知己  
者死固所甘心  
玄超

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  
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  
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  
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  
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歿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  
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  
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  
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

項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  
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  
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  
自危也今彭王已歿悲壯臣生不如歿請就亨音烹於是上  
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  
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  
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  
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  
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黃

史傳

卷六十六

季布樂布

五



太史公先立自  
宋影子

一自重其死一  
不自重其死  
屬兩人同心處

及傳

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

與軍拳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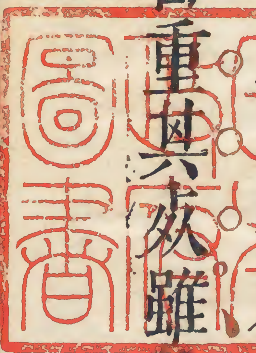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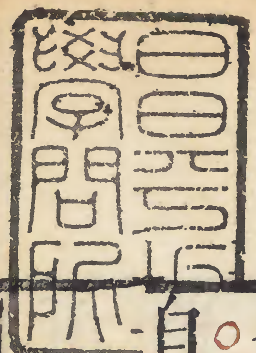
不歿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

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

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文心已已

夫公已已



